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二章



法國阿維尼翁市 ~ 1342年

那時已是十四世紀的歐洲，阿維尼翁正是歐洲的中心。

基督教帝國。阿維尼翁坐落在羅納河畔，是西方的巴比倫。這座城市熙熙攘攘，充滿商人、占卜師、酒鬼、工匠、士兵、使節、蕩婦和盜賊。高聳的城牆環繞著整座城市，旨在抵禦外敵入侵。由於城牆內人口密集，污水處理成為一項艱鉅的任務，一股惡臭如同無形卻又觸手可及的陰霾，籠罩著這座封閉擁擠的城市。

從那片惡臭瀰漫之地拔地而起的教皇宮（Palais des Papes）巍然聳立。它建於羅馬帝國遺棄的一塊岩石之上，這座高聳的建築既是聖座的基石，也是教皇的寶座所在。這座巨大的哥德式城堡是當時現存最大的建築。它宛如一條巨大的巨龍，擁有十二英尺厚的堅固城牆，城垛、塔樓和箭孔一應俱全。

這棟建築群呈雙宮狀，擁有兩座四合院。其兩側是巨大的大廳，其中最大最重要的當屬樞密院、秘密會議廳。

宴會廳和寶庫。其深處：一個巨大的酒窖，儲存著數不清的葡萄酒，這些葡萄酒來自教皇綿延數英畝的葡萄園，並在成排的巨大木桶中陳釀。其中心：如同地獄般的爐灶，每天循環數萬個麵包，滋養著阿維尼翁的巴比倫寶藏。教皇宮簡直就是一座規模宏大的中世紀巨獸，它巍峨聳立，氣勢磅礴。

宮殿之內，腐敗、財富、罪惡、權力和至高無上的權威如同蠕動的內臟，永不停息地翻滾收縮。城堡的走廊總是擠滿了紅衣主教和教廷官員、教皇衛兵和侍從、議員和執法人員、目光卑微的妃嬪、騎士及其領主、來訪的顯貴及其隨從，其中還包括教皇的顯赫親屬和私人侍從。

在教宗本篤十二世在位期間，樞機主教團共有二十四位樞機。其中，布拉西樞機如同一頭桀驁不馴的猛狼，令大多數核心成員都對他心生厭惡。布拉西樞機是樞機團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一頭金髮。然而，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也最令人不安，在於他的眼睛——一隻清澈的棕色眼睛和一隻失明的、渾濁的眼睛，彷彿魔鬼的凝視。只有少數樞機在正式場合之外容忍與他相處。但對布拉西而言，他只需要少數幾個樞機——那些在核心圈子中擁有足夠影響力，能夠滿足他需求的樞機。這些人大多是資深樞機，同時也在教廷擔任監督職務。

在阿維尼翁，地位較高的紅衣主教通常會被指派負責管理宮殿的各個側翼、大廳、小教堂和庭院。多年來，布拉西一直負責管理大地窖。這個寬敞的地窖是一條地下通道，開鑿於1337年，貫穿了上方樞機會議廳所在的整個側翼。

它。這個巨大的地下酒窖存放著數百個陳年酒桶，裡面裝著歐洲最頂級的葡萄酒。布拉西幾乎負責葡萄酒生產的每一個環節，從葡萄採摘到裝桶，包括後續的儲存和保管。這通常被認為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命；酒莊的收入佔教廷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對於這座宮殿，大多數人認為布拉西是「葡萄酒之王」。此外，每位鑑賞家都知道，與布拉西交好就等於與大酒窖交好。精瘦而粗獷的紅衣主教勞蘭·圖桑是宮廷食品儲藏室的主管，Bottleterie（瓶子倉庫），以及非常肥胖但又很嬌弱的紅衣主教莉洛·朱林，

廚房和宴會廳的兩位主管都自詡為美食家，而且都竭力討好葡萄酒總管。布拉西很清楚這兩人為何如此殷勤，然而，他們之中卻有一人…

至少，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友誼。

與規模龐大的樞機主教團不同，偽經委員會只有三位樞機主教——資深樞機主教哈杜爾·沙勿略、年長體弱的阿維特·巴西利斯特，以及最年輕、最新任命的樞機主教埃德瑪·利安。

樞機主教澤維爾的遺體被發現時，他赤身裸體，身首異處。一位農家少年在阿維尼翁西邊一條路旁的灌木叢中發現了他的遺骸。在他周圍的灌木叢中，散落著他衛兵的屍體，同樣遭到褻瀆。他的死因至今仍是個謎。在謀殺傳聞逐漸平息之前，教宗本篤十六世也去世了。儘管幾位樞機主教堅稱本篤十六世是被毒死的，並認為這一系列謀殺案是更大政治陰謀的一部分，但這些猜測從未得到證實。布拉西與教宗的葡萄酒關係最為密切，而且他還是個暴君。許多人懷疑是他下毒，但沒有人敢因為他暴躁的脾氣而當面質問他。

在本篤十六世國葬不到兩週後，由法國人主導的教宗選舉會議匆忙選舉了另一位法國人皮埃爾·羅傑·德·博福爾，他是阿維尼翁教宗的第五任繼承人。德·博福爾受洗後被命名為克萊蒙六世。大多數慣常的顯要人物都出席了選舉：樞機主教團和樞機主教會議的樞機主教、秘書長、副主教和副攝政、那不勒斯王國的主要教廷官員、較為傑出的主教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隨從。

需要召集各方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國王瓦盧瓦的菲利普六世的使節缺席，他抵達時為時已晚，未能參加儀式。

這次選舉的權力表面上掌握在樞機主教團手中。然而，當時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真正左右教宗決策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即次經會議。幾個世紀以來，樞機主教團的角色逐漸演變為教會的選舉機構，如今服務於聖職。

這與任何議會機構服務其整體組織的方式非常相似。相較之下，偽經會議是一個規模很小、行事隱密且刻意不留下任何記錄的教皇機構，其權力足以與樞機主教團相提並論。

除了上帝的統治之外，次經沒有任何其他統治權，並且只對上帝在世上選定的代表聖父和教皇負責。

偽經由兩個截然不同的層次組成——上議院和下議院。

上議院由教宗及其任命的樞機主教組成，這些樞機主教又監督下議院的院長和修士。自成立以來，上議院的成員人數在六十至六十六人之間波動，每位成員均由上議院任命。上議院成員終身任職；只有在現有成員過世後，才會任命新的成員。上議院最初的三位樞機主教中有兩位——巴西利斯特和萊昂——居住在阿維尼翁。

在一座名為「紅城堡」(Château Rouge)的別墅裡。然而，下議院的成員平均分配在法國和義大利內陸地區兩座地位平等且位置偏遠的修道院。這兩座修道院分別是位於法國奧弗涅省山區的衛兵修道院 (Abbaye des Gardiens) 和位於義大利翁布里亞省偏遠山區的坎切洛修道院 (Monastero del Cancellò)。

下議院的加爾迪安修道院由其駐院院長沃尼格管理，而位於義大利的坎切洛修道院則由其駐院院長多明古斯管理。這兩位下議院院長都只向上議院樞機主教報告，而樞機主教們則秘密地、僅向教皇報告。這些與世隔絕的修道院自認為是本篤會修道院，但其管理卻並非遵循本篤會的修道規則。它們自成一派，既非本篤會，也非方濟會，更非熙篤會。幾個世紀以來，這些修道院一直……

它與修道院規章脫鉤，完全受次經委員會的控制。該委員會及其兩座修道院，以及其受人尊敬的圈子。

僕人們表面上如同「聖靈」一般，守護著教皇密室中最駭人的秘密。然而，很少有秘密能逃過路西法爾的眼睛——尤其是教廷的秘密。

因此，當路西法用死亡的氣息蹂躪亞洲時，她也同樣關注著歐洲，欺騙了其中的兩個國家。透過聯姻，法國和英國的王室血脈交融。簡言之，一位國王駕崩，英國便擁有了對法國的合法繼承權——魔鬼藏在細節之中。然而，這些糾纏不清的王國最終陷入僵局，喪鐘敲響。由此，百年戰爭拉開了序幕。這場戰爭的第一場戰役，也是歷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發生在法國的土地上，並將永遠被稱為血腥的克雷西戰役。許多人將親眼目睹在那個悶熱的八月午後發生的慘狀。

蓬蒂約克雷西 ~ 法國北部 ~ 1346 年 8 月

風暴的餘波已然消散。雷聲向西滾滾而來，閃電也隨之消失。

遠處的山巒被雷雨雲吞噬。一隻漆黑的渡鴉棲息在一棵被風吹得扭曲的櫟樹枝乾間，撥弄著幾片殘破的樹葉。它漆黑的瞳孔忽大忽小，冰冷而機械，彷彿有某種機器控制著它漆黑的眼睛。渡鴉搖了搖頭，對著漸漸遠去的雷雨雲發出兩聲短促的叫聲，然後又一聲。

在橡樹棲息處下方，一群法國士兵沿著泥濘不堪、佈滿車轍的道路艱難跋涉。

法國人。他們大多是農民，雙手更習慣揮舞斧頭和乾草叉而非刀劍。正穿過法國北部泥濘的山丘，向戰爭進發。他們新加冕的國王腓力六世曾對那個英國「走狗」愛德華三世說，法國絕不會與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分享王位。腓力宣布，法國是主權國家，王位只能屬於他。愛德華對腓力狂妄的主張勃然大怒，從此決心推翻他，一路橫掃法國，所到之處，村莊盡毀。他一心想要重創腓力，迫使他垮台。

他自己的部下。當菲利普得知愛德華的肆意攻擊後，他召集了許多法國貴族，準備迎擊入侵者。

菲利普的徵召令如此強烈，以至於愛德華面對克雷西昂蓬蒂厄平原上龐大的法軍，拒絕與其交戰，並向北逃往加萊。法軍信心滿滿，篤定能速戰速決。

菲利普的軍隊規模龐大，由眾多領主的軍隊組成。即使其中大部分是農民，人數也超過三萬五千人，超過了英格蘭軍隊。

三對一。然而，法國的貴族和他們的騎士很容易與農民和商人大軍區分開來：前者騎著駿馬，手持旗幟，身披重甲，他們有著貴族的驕傲姿態和老兵特有的堅毅決心。

長劍、權杖和盾牌撞擊著身披盔甲的戰馬，發出叮噠聲；成排的長矛在整齊的步兵縱隊中晃動；弩車在崎嶇不平的地形上艱難跋涉。上千個馬鞍吱嘎作響；上千匹馬嘶鳴躁腳。

士兵們一邊高聲喊著命令，一邊唱著歌，命令在各個等級間傳遞。

他們拋下的田野和莊稼。八月潮濕的空氣中，戰爭的轟鳴聲如同安魂曲，哀悼著那些步履蹣跚、走向命運的士兵。儘管士兵們趾高氣揚，他們篤能迅速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俘虜大量英軍，但他們內心卻像戰前夜受驚的豬群一樣，充滿了不安。

屠殺。這種共同的精神狀態露出一種明顯的緊張感，與其說是產生任何具體的估計，不如說是產生一種無形的預感。一種模糊但又令人分心的意識，深入骨髓。一種末日將至的感覺。

連戰馬都能洞察到其中的奧秘；然而，棲息在戰場上方那棵枝幹虯曲的橡樹上的那隻閃亮的黑渡鴉，卻對此領悟得最為透徹。

一切——那是魔鬼本人無形的存在，以及與她同行的另一位隨時待命的天使：死神。

在列隊行進的士兵中，兩名身披重甲的騎士騎著戰馬並肩而行。他們的胸甲上垂著無袖短襖，上面繡著相同的徽章。同樣的徽章也裝飾著他們的鞍毯和盾牌。這兩名騎士隸屬於拉昂領主阿梅萊特的旗幟之下。他們是兄弟。

相隔六年，帶有布拉西的紋章和顯赫的姓氏。

讓-雅克和讓-雷內是布拉西三兄弟中最小的，最大的是讓-弗朗索瓦。

與放蕩不羈的讓-雅克不同，讓-勒內與妻子阿爾薩·布拉西和獨子米歇爾·布拉西居住在布拉西家族位於蘭斯城北郊的著名莊園內的一座城堡中。除了莊園之外，讓-弗朗索瓦還住在阿維尼翁一座教皇所有的大型城堡中——紅城堡。他與幾位其他教皇要員共同居住在這座兩層樓的城堡裡，他們的豪華公寓都位於同一屋簷下。

雅克咬掉蘋果上最後一點果肉，丟向哥哥的頭盔。蘋果核擊中了勒內抬起的面罩，砰的一聲關上了。勒內猛地抬起頭盔，露出一抹愠怒的眉頭，但目光依舊直視前方。雅克笑著向前傾身，以便更好地觀察他哥哥那副倔強的表情。

「好了，勒內，」年輕人笑著說，「戰前笑一笑能提振士氣。我可不是愛德華國王，小傢伙！」說著，雅克從腰間的袋子裡掏出一個新鮮蘋果。

勒內冷冷地回答說：“這些人沒有做好衝鋒的準備。他們行軍太累了。”

「我要把英國佬趕到海裡去！」雅克高舉著蘋果，大聲說道，「我要把蘋果塞進愛德華嘴裡，把他扔回海對岸。而且，因為我是你善良的哥哥雷內，我還要為你抓一個英國侍從。」說完，他笑著咬了一口蘋果。

「他們應該擺出防禦姿態，做好迎擊的準備，」雷內說。

「她們會像小女孩一樣疲憊不堪，」他的兄弟反駁。“她們經歷了無數次的戰鬥。”他們一看到我們的人數，就會放下武器投降。

“他們絕不會投降。愛德華和他的黑太子都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會誓死捍衛他們。你真是愚蠢。”

“他們累了，”年輕人堅持道，“他們會投降的。你才是傻瓜，勒內。戰後，如果真有戰事的話，我會讓這個傻瓜明白他到底是誰。”

「雅克，你接到命令了。你要像我一樣服從命令。陛下的元帥已經下令所有旗幟休整，直到士兵們行軍一天后恢復體力。」

「看看你周圍，勒內。看看他們的眼睛。看看他們的精神！他們不會罷休。他們熱血沸騰。他們會發動攻擊，即使違抗命令。」雅克回答。

「這些人中很多都沒像我們一樣經歷過實戰，」雷內提醒他。「而且我們奉命行事。效忠於阿梅萊特大人，他的旗幟飄揚在陛下麾下，」雷內啞了一口。「我們接到命令要休整。在接到進攻命令之前，我們絕不能對愛德華採取行動。」

兩人環顧著緩慢行進的軍隊，彼此之間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那支隊伍彷彿在他們面前和遠處，無盡地延伸著，穿過崎嶇不平的地形。雅克轉向勒內，臉上滿是厭惡，對弟弟說道：“如果這些平民百姓，大多沒有盾牌和盔甲，卻願意用生命去對抗英國人，那麼我也要騎馬去保護他們。忠於法國，任何騎士都應如此。我們效忠法國。這些人就是法國，我要保護他們！”

「親愛的兄弟，我提醒你，你曾發過誓，若違背誓言，必將處死。你也將永遠剝奪布拉西家族的一切榮耀。這一天，無論好壞，都將對每一位布拉西家族成員產生深遠的影響。」

雅克目不轉睛地盯著前方，彷彿沒聽到勒內的話。

「該死的，雅克。」雷內低吼著，啪地一聲戴上了面罩。

最後，雅克問道：“你也願意和法國一起騎車嗎？”

勒內抬起遮陽板回答說：“雅克，你完全失去了平衡。”

雅克做了個鬼臉，又問了一遍：“你願意嗎？”

“你根本不是什麼騎士。或許只是個披著盔甲的傻瓜。”

“那麼，你願意嗎？”

“我不會向讓·弗朗索瓦坦白，我當時沒有和他那個愚蠢的兄弟並肩作戰。”

「是的，」雅克說。“正如他所說：十字架要么與我們兩人同在，要么與我們兩人都不在。”

「的確如此，」勒內嘆了口氣。他轉向雅克，斥責道：“你讓我別無選擇。你樂在其中，是嗎？」勒內皺起的眉頭舒展開來，臉上浮現出一絲苦笑。“我必須和法國的丑角一起騎馬。就這麼定了。”

雅克輕笑一聲，俯身靠近他的哥哥。「看看你們周圍。勒內，我了解人心，你也一樣。這些人不把小愛德華扔進海裡是不會罷休的。勝利已是囊中之物。很快，我們就能取下愛德華的腦袋。還有他的王位。讓我們看看你們的行動。」

樞機主教的十字架，願我們衝向勝利。

勒內丟掉蘋果，摘下頭盔，從胸甲下方抽出一條精緻的金鍊。金鍊上掛著一枚鑲滿寶石的十字架，沉甸甸的重量不小。這枚十字架曾屬於他的哥哥讓-弗朗索瓦·布拉西，並由已故教宗本篤十二世親自祝福。弗朗索瓦堅持要求勒內和雅克在每場戰鬥中都要戴上它。眼下，輪到勒內戴上布拉西十字架了。這也是勒內覺得自己必須加入哥哥陣營的原因之一。

如果雅克衝鋒陷陣，他絕不會拋下他的兄弟獨自面對死亡，更不會讓他失去十字架。他也不會讓法國軍隊孤軍作戰，無論他們多麼愚蠢地團結一致。他對同胞和兄弟都同樣忠誠，儘管方式不同；他會捍衛他們，也會尊重他們。勒內俯身探出身子

他從馬上下來，把十字架遞給雅克。雅克親吻著冰冷的金屬，微微低頭表示敬意。一聲雷鳴響徹鄉野。雅克笑著，認為這是個好兆頭。在他們頭頂上方，一棵矮橡樹的枝椏間，

一隻閃著光芒的渡鴉抖動著羽毛，從棲息處猛地飛向西北方向的地平線，朝著英軍的方向飛去。

「奉至高無上的主和聖丹尼斯之名，」雅克語氣冷峻地低聲說道。勒內重新騎上馬，也行了同樣的禮節。他把十字架放回胸前，戴上頭盔。

騎兵沿著軍隊縱隊疾馳而下，高喊著：“準備！準備你們的！”
「武器！」隊伍猛地向前衝。

菲利普的軍隊追上了愛德華，愛德華別無選擇，只能轉身迎戰。這位英格蘭國王將他的騎兵和長矛兵部署在克雷西村附近的一座寬闊山丘上，弓箭手列隊在前後，後方還有侍從騎著更多的戰馬待命。愛德華則在山頂一座被佔領的風車內指揮作戰。

短短的距離內，這隻焦躁不安的渡鴉向東北方向疾馳而去，掠過一片粗糙的耕地，俯衝進一處隱蔽的灌木叢，那裡被一道稀疏的山脊遮蔽。它明亮的身影在薊和紫杉叢中格外醒目，它刺耳的叫聲驚擾了一位正在背風處方便的年輕英國弓箭手。「真是不祥之兆，不祥之日。」弓箭手低聲說道，目光緊緊盯著渡鴉，彷彿那隻鳥看穿了他，看透了他，它那異乎尋常的目光直擊他的靈魂。他雙膝一軟，抱住頭，彷彿要阻止它爆炸。他喘息呻吟，癱倒在地，嚥下了最後一口氣。那隻鳥

它尖叫著、瘋狂地撲騰著，然後也墜落身亡，羽毛抽搐著落入灌木叢中。

死去的弓箭手猛地睜開雙眼。他從地上爬起來，環顧四周。他的雙眼空洞無神。眼白彷彿被洗去了一般，漆黑如烏鴉的羽毛。他取回倚靠在樹幹上的長弓，背上裝滿箭矢的箭筒，離開了這片樹林，心中比來時更加充盈。即使排空了膀胱，他的心依然翻騰不已——那股黑暗的邪惡在他靜止的胸膛中沸騰翻騰。他穿過灌木叢，來到一處陣型嚴密的前方：近千名弓箭手分居兩側，五百名步兵緊跟在後。這支隊伍佔據著一處高地，俯瞰東邊的一條淺谷。

他們和西邊，還有成千上萬的士兵列隊成兩個整齊的方陣待命。弓箭手他加入了隊伍。

正如雅克·布拉西所預料的那樣，法軍在指揮官來不及製止之前，便魯莽地衝入了混戰之中。山谷裡，一群群叫喊著的步兵、長矛兵、熱那亞弩手和法國騎兵，如同烏合之眾般衝向英軍佔據的山脊。混戰毫無秩序可言，士兵們在嗜血的驅使下互相推擠，甚至有人被刺穿。

他們因自己的笨拙而自取滅亡。

在山丘的英軍一側，一名心灰意冷的士兵從一排排高舉長弓、拉滿弓弦的弓箭手之間穿過。

「穩住！住手！」一個權威的聲音吼道。活著的弓箭手們看到他漆黑的眼睛，紛紛後退，他們的隊伍像分開的紅海一樣四散開來。

士兵們驚恐萬分，互相低聲說道：「快讓開！他身上有魔鬼！」沒有人上前阻止他，他轉身穿過隊伍，沿著山脊向下走去，把英國人和他們的陣地都拋在了身後。

「弓箭手！回到你的崗位！」一聲洪亮的命令從隊伍後方傳來。那是克利福德勳爵的聲音，語氣堅定有力，但弓箭手依然緩慢而穩健地沿著山坡向下行進。在英軍陣型的後方，是灰濛濛的天空。雲層散去，午後的陽光穿透雲層。由於陽光背對著英軍，逼近的法軍照得睜不開眼。

從他自己的弓箭手中間，沃里克伯爵和牛津伯爵喊道：「克利福德大人，讓你的弓箭手回來！各位大人，讓你們的士兵各就各位！」

魔弓手從箭筒中抽出一支箭，腳步不停，便將箭深深地搭在長弓上。他漆黑的眼睛緊緊盯著山谷盡頭附近的兩個亮點。

「弓箭手！回來，否則會被人從背後偷襲！」克利福德勳爵厲聲喝道。弓箭手繼續沿著山脊往下走，他黝黑的身影在混亂的環境中顯得格外詭異。法國人向前推進。克利福德策馬向前，他的旗手緊跟在後。他走到一名弓箭手旁邊，咆哮著命令把那個孤零零的戰士丟到原地。

「是從後面來的，大人？」弓箭手不安地問。

「我命令你上前去，放開那個人！現在就動手，弓箭手！」克利福德嘶嘶地說著，憤怒地朝後退的身影揮了揮手。

「遵命，大人。」弓箭手鞠躬，走到一個視野開闊的地方。他拉開弓弦，試探風向，將一支錐形箭射向山脊。箭矢筆直而迅疾地飛去，穿透了那死寂之人的後背，從胸口正中穿出。被刺穿的弓箭手停頓片刻，然後轉身面向山脊。英國士兵只看到死者轉身面向他們的身影模糊不清——或許是想向他們致意。沒有人看到箭矢離弦飛出，沿著山脊飛去——沒有人。

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那支箭射穿了克利福德勳爵年輕弓箭手的眼睛。直到弓箭手倒地，他們才看到那支黑羽箭從他的頭顱中穿出。魔鬼弓箭手轉身繼續向前，衝進了法軍衝鋒的咆哮口中。

「放開他！」克利福德怒斥道，目光死死地盯著那個行屍走肉。“弓箭手們，找準目標！各就各位！”

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依然若無其事地走向前進的法國敵人，絲毫不在意那支刺穿它軀幹的箭矢的東西上。

一聲原始的英式大砲轟鳴聲響徹戰場，緊接著便是第一場箭雨。

箭如雨下，射向衝鋒的法軍。士兵和戰馬紛紛倒在箭雨之下，令法軍驚愕不已。這些箭矢的箭頭是一種新型的錐狀箭頭，這種箭頭又長又重，是鐵製的，能夠輕易穿透盔甲。英國長弓由堅硬的紫杉木製成，配上堅韌的麻繩弓弦，需要一百磅以上的拉力才能拉開，因此能夠以驚人的力量射出這種威力巨大的新型箭矢。法軍騎士的金屬盔甲幾乎無法提供任何保護。

菲利普見部下潰不成軍，倉皇逃竄，便命令他們撤退重整旗鼓。他們卻置若罔聞，衝過他的頭頂，像瘋了一樣奔跑在山谷中。熱那亞弩手們頓時陷入了長弓箭雨之中。

他們遠離英軍，丟下弓箭逃走了。菲利普的兄弟達朗松伯爵見狀，下令將他們全部殺光。就這樣，那天，死於法國戰友之手的熱那亞人比死於入侵的英國人之手還要多。

軍隊。

冷酷無情的弓箭手獨自走在波濤洶湧的戰場上。士兵和戰馬都服從他的命令。

那雙黑眼睛令人本能地感到恐懼，沒有人敢靠近那個弓箭手，他似乎對射中他的箭毫不在意。他從背後的箭筒裡抽出另一支箭，搭弦，一氣呵成地射出。箭矢落在近三百碼外的戰場上，砰的一聲扎進讓·雅克·布拉西的坐騎前肢之間的泥土裡。兩支熱那亞弩箭射中了死去的弓箭手的肋骨，第三支則刺穿了他的大腿。然而，他漆黑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目標，箭矢絲毫沒有阻止他，甚至沒有減緩他的射箭速度。第一支箭還沒停穩，第二支箭就已離弦。這一次，箭矢沒有落空。它徑直射入雅克盔甲的領口，刺穿了他的左肺。當雅克從馬上摔下來時，又一支箭從天而降，在他身旁，勒內聽到一聲令人沮喪的爆裂聲，他的坐騎也倒在了他的身下。一支黑羽箭矢從那野獸的雙眼之間穿出。但死去的弓箭手並非不死之身。就在他射出另一支箭矢的同時，一支弩箭穿透了他的喉嚨，他最終倒在了地上。勒內躍起身，奔向他的兄弟。士兵們從他們身邊呼嘯而過，瘋狂的衝鋒絲毫沒有減弱。

勒內抬起雅克的面罩，把他的頭從地上抬起來，用手臂彎托著。他眼眶裡噙滿了淚水；他知道雅克再也離開不了這個山谷了。
活。

「別這樣，勒內，」雅克說道，臉上強顏歡笑與痛苦交織。「我光榮地倒下了。」他咳出一口氣，鮮血汨汨湧出。
“我願 最後一次擁抱我們的十字架。”

勒內一把扯下頭盔，抬起下巴，猛地拉住頸鍊，十字架從胸甲上滑落。他笨拙地擺弄著十字架，帶著它走向死亡。

哥哥的嘴唇。雅克吻了一下，笑了。

“勒內，當你殺死愛德華時，請偉大的讓·弗朗索瓦·德·法蘭西為我祈禱。”

他低聲說：“發誓。”

“我以我的榮譽起誓，雅克。我也會為你祈禱，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

勒內笑著回應，淚水如雨般落下。這是兄弟倆之間長久以來的玩笑。他們用這個愚蠢的稱呼來戲弄他們「過於嚴肅」的弟弟。

哥哥：弗朗索瓦·德·弗朗斯。當勒內將十字架推回胸甲下時，他的哥哥嘆了口氣，死在了他的懷裡。

山谷對面，惡魔弓箭手動了動。他的工作還沒結束。一根插在他大腿上的粗弩箭在他翻滾跪起時，隨著一聲刺耳的斷裂聲斷了。箭雨如注，射穿了他輕薄的盔甲，然而，他的鮮血並未流出；他搭箭上弦，鬆開了手。雷內仰望蒼穹，發出悲又充滿反抗的哀嚎，即便死神正乘著黑色的翅膀向他飛來。地獄之箭如同被詛咒的靈魂般劃破大地。它穿透了雷內嘶吼的上顎，刺穿了他的大腦，劈開了他的頭骨。他再也發不出聲了。

他的身體倒在死去的兄弟身上，扭曲血淋淋的臉上滿是驚恐。他睜大的雙眼沒有看到那支熱那亞箭矢穿透了他的頭骨，奪走了那個該死的弓箭手的生命。弓箭手倒下，再也沒有動彈。

英軍約有12000人，其中超過一半是弓箭手。全副武裝的士兵列隊站位，位於兩翼弓箭手的中間，形成一個長約1800碼的精確V字陣型。法軍人數為36000人。一波又一波，總共15波，衝鋒的騎士湧入英軍箭雨的包圍圈，卻只能徒勞地撲向倒下的自己和眼前的敵人。在潰逃的熱那亞弩手、刺目的陽光和戰場上未經訓練的農民的瘋狂尖叫聲中，法軍開始潰敗。

戰場一片狼藉。遍地都是英軍的箭矢，在死者和牲畜的屍體中格外顯眼，如同挺拔的麥稈。短短十個小時內，近五十萬支英軍箭矢從高高的山脊上傾瀉而下，六千多名法國人和熱那亞人應聲倒地。這無疑是一場魔鬼之舞，而且是一支邪惡的華爾滋。

午夜時分，受傷的菲利普被迫撤退。他別無選擇，只能將傷者棄於原地。菲利普的盟友，兩位國王，也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中喪生；其中一位是失明的波西米亞國王約翰。菲利普別無選擇，只能撤退。然而，愛德華沒有留下任何俘虜。午夜時分，他的兒子，威爾斯黑太子，趁著夜色，率領部下用長刀割斷了傷員的喉嚨。這場戰役中，共有六千六百名法國人和幾百名英國人喪生。從一開始，露西法爾就深陷其中。一切功勞都歸於她；愛德華和菲利普兩位國王，只不過是她宏大計畫中的棋子。她是當之無愧的女王，而兩位愚蠢的國王卻在她面前淪為弄臣，渾然不知。

戰後，菲利普屈服了。在兩位阿維尼翁紅衣主教的斡旋下，法國和英國很快就達成了停戰協議。愛德華繼續佔領加萊，菲利普則變得焦躁不安。英國人已經剝奪了法國的騎士精神。

戰鬥規則。徒手搏鬥，面對面對抗——一場一對一的戰鬥

人與人之間憑藉著技巧、力量和勇氣對抗的時代，被一種類似於從背後刺殺敵人的戰術所取代。英國長弓的出現，無疑是對騎士階級的莫大侮辱。儘管法國騎士們對此嗤之以鼻，稱之為徹頭徹尾的懦弱之舉，但事實證明，對於像愛德華的軍隊這樣的小規模軍隊而言，遠程作戰卻極為有效。

隨著路西法的介入，戰爭的藝術發生了改變，騎士精神的輝煌時代也落下了帷幕。

絕望之下，菲利普考慮向教廷及其眾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神職人員尋求幫助。然而，他需要的不僅僅是他們的祈禱。他需要資金，以及對抗英國新式武器——速射長弓及其穿甲箭——的強大武器。他需要新的戰略來應對英國人那些不擇手段的戰術。他渴望找到那決定性的反制武器和終極戰略，或許能將愛德華逐出加萊，趕回英吉利海峽對岸。然而，露西法爾卻對所有王位虎視眈眈，她心懷怨恨，卻又表面上凌駕於一切之上，如同女王中的女王。教廷的王位和阿維尼翁的教皇宮也未能倖免。教宗、樞機主教團以及偽經樞機主教們，在她手中都成了獵物。而她，在他們之中，編織著一張羅網。

紅城堡~ 阿維尼翁城 ~ 1347年4月

阿維尼翁的紅城堡是幾位紅衣主教的住所，戒備森嚴。一名守衛在城堡後門的衛兵挪了挪腳——左腳跟傳來一陣刺痛。他摸了摸靴子，卻沒發現任何凸起的釘子；靴子裡也沒有木刺或荊棘，然而，那種刺痛感再次襲來：像一把小匕首刺入他的腳後跟，讓他無法安寧。他環顧四周，寂靜無聲。夜深人靜，寂靜無聲。衛兵偷偷瞥了一眼他崗哨的拱形入口，然後躡手躡腳地鑽進了城堡厚厚石牆旁的灌木叢中。他滿懷希望地拍了拍口袋，在背心口袋裡發現了一張折疊的紙片，臉上露出了笑容。他靠在牆上，解開靴帶，把紙片塞了進去。正當他重新繫上鞋帶時，一個身穿斗篷的身影投下長長的影子，籠罩著他。他驚慌失措地迅速直起身子，差點跌倒。

「衛兵，你不在崗位上。」牧師輕聲說。「為什麼？」
守衛走向拱門，一臉懊惱，那道陰影也上前擋住了他的去路。「我聽到動靜了，修士，」他結結巴巴地說，「不過是公雞在棲息罷了。」
灌木叢。

「啊，原來是棲息的公雞。」我明白了。在更好的光線下，士兵看清了牧師，他身材高大，而且相當...

他身材魁梧，一頭濃密的黑髮。他似乎正盯著路面上的石板，然而，當他…
守衛的臉上閃過一抹陰冷的目光，如同匕首般銳利。「你竟然穿著沒繫鞋帶的靴子去追咯咯叫的公雞？」

“我沒注意到，修士。”

「啊，我明白了。你沒注意到鞋帶鬆了。」這柔和的聲音透著一絲詭異的矛盾。
那雙閃爍的眼睛讓守衛感到一陣緊張。“把命令給我看看，守衛。”
就在這一刻。

猝不及防，他一直在想這個令人不安的牧師什麼時候才會讓他專心執勤。士兵不情願地彎下腰，脫下靴子。他取出臨時繃帶，遞給牧師。

「在你那隻沒繫鞋帶的靴子裡？啊。」牧師展開紙條，站在牆上的火炬下閱讀。“衛兵，你的命令為什麼在靴子裡？”

守衛坦白了一切。神父嘴角勾起一絲冷笑，把疊好的聖職令還給他，說：“然後……”
看來你的命令最好是被踐踏。我們是不是該把這秘密藏在心裡？

「如果您願意的話，修士。我能幫上什麼忙嗎，修士——嗯——」守衛努力想說出神父的名字。

“塞瓦勒·路易·塞瓦勒大主教，奉命前來覲見讓-弗朗索瓦·布拉西樞機主教。”

「我這就去召來武術大師，他可以安排護衛。」衛兵正要轉身離開，牧師卻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力道之大令人心痛。

“從你的命令來看，你是新來的，”大祭司低聲說道，“我想你不想留下任何污點吧？我不需要護送，我來過這裡很多次了。我會自己找到路。”

這名士兵確實是個新兵，而且入伍時間也不短，他感到一陣眩暈。
他心神不寧。服從命令至關重要；然而，卻允許一個陌生人這樣做。
獨自進入城堡？這是不可思議的瀆職行為，然而，他同樣必須服從那柔和的聲音——以及閃爍的眼神中的命令。

“訪客有專人陪同。我必須。”

“難道，”牧師打斷道，“我沒有注意到你離開了崗位？同樣，難道你也沒有注意到我進來？聽我說，守衛；把我當成一隻安靜棲息的公雞一樣對待。夜已深，我疲憊不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守衛別過臉去，回答說：“我明白了，正如你所說。我不認識你。”
我也沒見過你。

「善意的謊言並非壞事。幹得好。我會讓這份恩惠得到三倍的回報。」牧師說著，拍了拍衛兵的肩膀，臉上帶著士兵沒有看到的冷笑。
他消失在拱形入口下方，飄過寂靜的走廊。

城堡。神父走到一個轉角處，當他繞過轉角時，他的容貌和衣著都…突然間，他變了模樣，完全變成了另一種型態。他不再穿著長袍，而是他身著法國騎士的戰袍。胸前閃耀著金光，鑲嵌著寶石。布拉西十字路口。他轉過另一個彎，平靜地穿過一堵石牆，身穿盔甲的面容無聲地融入了巨大的石頭之中。

在讓-弗朗索瓦·布拉西紅衣主教的臥室裡，當騎士的身影穿過堅實的石牆時，牆上懸掛的掛毯微微飄動了一下。紅衣主教在他鍍金的床上輾轉反側，呻吟不止，眼珠在眼瞼下轉動，追隨騎士的角色。

噩夢般的景象。讓-弗朗索瓦在巨大的床上翻滾，困於夢境之中，彷彿正迅速墜落。突然，他倒吸一口氣，猛地坐起身，雙眼圓睜。汗珠在他額頭上閃閃發光。惡夢被他發現後，便逃離了房間。紅衣主教如釋重負地聳了聳肩，重新躺回床上，雙眼緩緩閉上，然後又猛地睜開。噩夢終究沒有結束。他坐起身，心跳加速。

奇怪的是，在他的胸口。房間角落裡，站著一個身穿盔甲的騎士的黑色身影。

「誰在那裡？」弗朗索瓦嘶聲問道，喉嚨裡哽咽著恐懼。那道黑影走了進來。月光透過敞開的窗戶灑進來。

「雅克，」弗朗索瓦哽咽道，「是你嗎，雅克？」他驚訝地摀住了臉。

「是我，讓-弗朗索瓦。你過得還好嗎？」騎士臉上似乎帶著一絲頑皮的笑容。

“我 真的，我為你祈禱了。你好嗎？還有雷內？”

“勒內像往常一樣佈道。他最好不要讓我去拜訪你。他已經明白了。”

可能會讓你感到不安。

“哦，不，”弗朗索瓦撒謊道，“絕對不行！你必須讓他來。告訴他，雅克。”

「弗朗索瓦，我來是要警告你一件可怕的事情，」騎士急忙低聲說道。

“法國將在短短二十年內落入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之手。愛德華將贏得眾多法國貴族的支持。他將從西部和北部進軍，贏得勃艮第的民心。他將瓜分法國。”

紅衣主教十分困惑，回答說：“即使法國的大多數貴族都與愛德華結盟，他又如何能取得勝利呢？他根本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

「他必將得逞，」騎士厲聲說道，“他已經與魔鬼締結了契約。正是魔鬼向愛德華透露了戰爭的秘密！愛德華必將奪取我們的家園，讓-弗朗索瓦，除非你在他出征之前阻止他。除非你現在就阻止他。”

弗朗索瓦腦子一片混亂。「這簡直是瘋了！我阻止不了這種事。如果我跟祂說話…」

「這神聖的事情，他會讓我發瘋的，」他理直氣壯地說。「你和勒內，難道就不能阻止這一切嗎？」

“只有你能阻止這些事情發生，弗朗索瓦。”

“我無法阻止國王的意志，雅克。我也無法命令魔鬼。我只不過是”

「聽我說，弗朗索瓦。」那黑影憤憤不平地走近一步。「偽經會議；你聽過嗎？」

紅衣主教身體微微一僵。他不情願地承認：“我的確知道，但只知道其中的一些真理。那又怎樣呢？”

「他們藏匿著秘密，一種足以摧毀英國國王的武器。弗朗索瓦，你必須掌控這件武器，你必須用它來對付他。但是，首先，你必須學習它的正確用法。這種知識保存在偽經的檔案中，也就是有些人所說的《納拉姆辛譯本》。在這些篇章中，你將會了解這種武器的設計和運作原理。」

「那我該如何才能拿到這些東西呢？」弗朗索瓦不以為然地問。「檔案館守衛森嚴。他們用咒語才能進入。雅克，我不懂這些咒語！檔案館只供委員會使用。」

“魔鬼會將這個秘密告訴愛德華，而愛德華會去尋找納拉姆辛捲軸。有了它們，他的力量將超越教廷。”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他將佔領整個法國。弗朗索瓦，你必須執行這項命令。即便不是為了法國和教會，也為了你的弟兄們：我們死得其所，光榮無比。就連天使也為實現上帝的旨意而跌倒。如果必須有人犧牲才能讓更多人活下去，那就是上帝的旨意。

弗朗索瓦回想起他的惡夢。「其他人呢？誰注定要倒下？」

「就連基督也墮落了，為的是讓其他人活下去。我必須走了，弗朗索瓦。」騎士轉身離去。

「再撐一會兒！」弗朗索瓦大喊。

騎士轉過身，咧嘴一笑。「你是弗朗索瓦·德·法蘭西。看在上帝的份上，拯救法蘭西吧。拯救我們所有人吧。」說完，他轉身消失在牆內。

「等等！不！雅克！雅克！」弗朗索瓦猛地從床上跳起來，追趕著那轉瞬即逝的身影。他跑過公寓的房間，猛地推開門，跌跌撞撞地衝進走廊。「雅克！」然而，長長的走廊裡空無一人。

他哥哥的身影已經穿過走廊，跨過遠處的牆壁，走進了神父的會客室。他跪倒在地。「雅克！回來！」他抽泣著說。

門吱呀一聲打開，睡眼惺忪的客人們睡意朦朧地探出頭來。

一位熟睡的牧師被房外的呼喊聲驚醒，但他卻沒有睜開眼睛。

床頭的油燈照亮了攤在胸前的經文，他的雙手交疊放在上面。騎士站在床腳，俯視著沉睡的男人。騎士的盔甲緩緩融合變化，最後化作一位豐腴女子的閃亮肌膚，她的膚色蒼白如死。她的眼睛、指甲和及腰的蓬亂長髮，都漆黑如墨。她是純潔無恥的夏娃的化身；她是所有女人墮落的源頭——也是所有男人墮落的根源。她是路西法。她停在祭司面前，微笑著。無數女人的聲音從她蒼白的嘴唇發出。“男人孤身一人是多麼可惜，尤其是在我之下。不過，很快了。”

神父在夢中痛苦地呻吟著，翻身側躺。攤開的經文散落在地，她赤裸的腳跟踩在上面，她穿過城堡的外牆，只留下一陣褻瀆的笑聲縈繞在聖人的夢中，令他心煩意亂。

路西法爾的笑聲完全合情合理——不到一個月，邪惡的種子就生根發芽了。

馬洛城堡~ 阿維尼翁市 ~ 1347年5月

與屬於樞機主教團的紅城堡不同，阿維尼翁的馬洛城堡屬於偽經委員會，是樞機主教巴西利斯特和利安的住所。由於利安當時正在英國執行教宗的使命，年長的樞機主教獨自一人待在馬洛城堡。巴西利斯特在他的房間裡熟睡著了。在他的書桌上，

一盞即將熄滅的油燈艱難地燃起火焰，搖曳的影子投射在附近的羽毛筆、墨水瓶和一封寫好的信上，信上寫著：

我最親愛的樞機主教利安~

請原諒我的膽怯，但我最深的恐懼已經降臨。

我的靈魂啊！我現在確信，澤維爾樞機主教的死並非偶然，黑暗勢力正在對我們不利。他們企圖奪取我們所守護之物。我懇求你，立刻返回阿維尼翁。

我們將一同堅持覲見教宗克萊孟四世。必須警告他其中的危險。我的朋友，快點行動。我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了。

此致，敬禮，奉教宗之命—樞機主教巴西里斯泰

一陣清風吹滅了火焰，後窗緩緩打開，一個身影浮現出來。一個叛變的守衛溜進了巴西里斯泰的臥室，跨坐在他胸口，一巴掌摀住了紅衣主教的嘴。然後他拔出一把匕首，低聲說出了事先被告知要問的問題。巴西里斯泰拼命掙扎，但他太過軟弱，根本不是這個強壯士兵的對手。入侵者發出惡毒的低語，警告他不准出聲，抵在他脖子上的冰冷利刃清晰地表明了威脅。士兵移開手，等待回應。

巴西里斯特不屈地盯著那張輪廓分明的臉，一言不發。刀刃緩緩移向紅衣主教的左眼，留下一道淺淺的血痕。巴西里斯特咬緊牙關。他咬緊牙關，卻一聲不吭。那隻手再次摀住他的嘴，將他的頭深深地按進枕頭裡。守衛用自己的體重壓住巴西里斯特的胸口，將匕首刺入他眼眶下方的嫩肉。匕首刮擦著眼窩壁，巴西里斯特發出了一聲鼻音很重的慘叫。守衛將他的眼球扔到地上。

士兵告訴老人，他還有一隻眼睛可以用來討價還價，老人的掙扎勁兒已經減輕了一些。

巴西里斯特立刻開始講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守衛。說完後，守衛要求他重複一遍通行暗號，以確保無誤。他抽泣著，發誓自己說的是真話。即便如此，刀子還是刺進了紅衣主教的右眼。巴西里斯特再次對著那隻冰冷的手發出慘叫。他又一次被要求重複一遍。那些話。他喘著氣，結結巴巴——那些話還是那一套。衛兵確信自己已經套出了受僱要收集的訊息，便壓在巴西里斯特的胸口，讓他喘不過氣來。紅衣主教沉默之後，刺客順著窗台滑了下去，消失在寂靜的夜色中。

不久之後，他與他的贊助人在那場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後安排好的秘密地點會面。一個皮袋易手，受僱的殺手騎馬離開阿維尼翁西門，穿過羅納河大橋。然而，他還沒走出一英里，一個早已埋伏在那裡的竊賊就用闊劍砍下了他的頭顱——以及他的皮袋。這起卑鄙謀殺的證據消失在了法國的鄉村。而兇手，讓-弗朗索瓦·布拉西樞機主教，如今掌握了偽經委員會的秘密，進而也掌握了守衛森嚴的兩座修道院——加爾迪安修道院和坎塞洛修道院——的大門。

【第二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